

□ 钟读花

桃红复含宿雨

桃花,怎么看都好。但总有最佳时辰。比如清晨,比如雨后。

清晨桃花,最是艳丽。晴光照在桃花上,一树桃花,流光溢彩,散发着明灿灿的光芒。那种光芒,给人一种新鲜嫩嫩的感觉,给人一份芳心欲动的战栗,真个是惊艳。

女人之美,我们常以“闭月羞花”形容之,而清晨桃花,再美的女人,似乎也逊色可羞之。此时,不是人“羞花”,而是花“羞人”了。到底是自然之美,艳丽之下,其质素,依旧是淳朴、天然,依旧散一种自然芬芳,酿一份天成之趣。

而雨中桃花,则是别具一番韵味。昔年,我居住乡下。大门外,是一篱园,篱园边,则种植桃花几株。

春日,桃花渐开,花期较长。花开期间,总会落几场春雨的。春雨不大,特别是



在北方,细细、疏疏、簌簌,密集的时候,倒也一派朦胧,大有江南之风情。

此时,我就喜欢站立门楼下,看花,看那雨中桃花。

雨,细细地落着,桃花也只是微湿,本就红艳的桃花,此时愈加鲜嫩、明净,湿润流光,

朵朵桃花,都是大自然点出的胭脂扣。一树桃花,是湿润润的艳;一枝桃花,则是喜滋滋的招展,玉女摆手,有着抵挡不住的诱惑。

几只小鸟,忽然飞来,它们,或许也是迷于“色”上,于是,就在那“色”上,啄来啄去,于是,碎碎的桃花片,飘然落下。太过轻盈,太过凄迷,芳心寸寸,都碎了——是薛涛的那一页页桃花笺。

小鸟儿飞走了,一树桃花,复归于常,依旧安然,依旧美艳。雨中的桃花,似乎,特别安静,水灵灵的静,如处子。体香的清芬,也静,丝丝,沁人心脾。

雨,渐大,不是雨滴,是雨线密了。风微起,轻轻地拉扯着雨线,于是,水气弥漫,似雾。于是,篱园亦渐迷蒙,雨中的那几株桃花,也就朦胧其中了。花非花,雾非雾;花即花,雾即雾,此时,雾中看桃花,如面纱看美人,个中情味,你就想吧,想吧……

有时候,一场春雨,是偷偷地落的——在春夜。

一夜醒来,雨止天晴。看那篱园桃花,也只能轻叹一声:哎,真美……

王维有两句诗:“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写的就是一夜雨后,桃红柳绿的景象。“含宿雨”,是写实,宿雨之后,第二

天清晨,几乎每朵桃花上,都缀着一滴清雨,清凌凌,明亮亮,滴滴如珠,珠圆玉润,真是美好得不得了。雨滴的明亮,愈加衬托出桃花的红艳,片片桃红,直如女人的红唇,散溢着情欲般迷人的诱惑。最是篱园边,一枝桃花探出篱园,真如那句诗所言“桃花嫣然出篱笑”,是沾泪的笑,是笑出了眼泪。因之,说“梨花带雨”,真不如说“桃花带雨”好啊。

“一帘红雨桃花谢”,雨中桃花谢,是一种破碎的美,是一种芳心欲碎的美。华丽退场,给人留下一份湿淋淋、美艳艳的记忆。

落到地面,一地残红,清晨醒来,隔帘问一句:“帘外谁扫残红?”含蓄、内敛,清素人家的宁静,小家碧玉的美好。若然,落到小溪,便是一溪桃花流水,也美艳难收。

明人顾正谊,著有《百咏图谱》一书,属“画配诗”,其中一幅画曰《雨中望桃花》,画面:茅屋一处,屋后竹林,屋前几位工役正在栽竹;一男子端坐茅屋台榭之上,目视前方。整个画面,见人不见花,似乎,桃花该在遥望中。所以,其配诗中,才有“芳菲入渺茫”之句。不过,画面“竹外桃花三两枝”之寓意,还是显然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雨中遥望,当是别具一份幽俏之美吧。

□ 孙召雄

早春四题

东风

三春岁岁至人间,旧友新朋不容颜。
看那东风才作客,就挥翠墨写千般。

盼花

二月温柔剪剪风,去年冰雪已成空。
似曾相识今春至,试问繁花哪日红?

早春诗人

寒梅未尽瓣嫣红,二月春意未浓。
唯有诗人多气力,能撒花色纸笺中。

春雪

早春飞雪似梅花,瓣瓣空中小径斜。
何故不闻香满袖?让人沉醉不还家。

□ 王双发

二月,我遇上了一缕春风

一
春风轻轻拂过我的脸
撩起我的衣襟
与我漫步于乡间小径
寻觅落英的踪迹
点滴的幽怨
宛若梦里的呢喃
总是清新 总是断肠

二
二月,我遇上了一缕春风
那是心灵的抚慰
我想挽住这风
看她的容颜是否改变
感知她是否辛苦

三
春风
吹绿大江两岸
如能够我想帮你梳理
我流连在午夜
春风陪我徜徉在月色里
与那皎皎的纯洁嬉戏
丰富了我的天空
心扉溢满安详
让春风把幸福的翅膀张扬

四
我在二月中牵绊了脚步
那深的浅的痕迹
是春风来过的美丽
带给我平常的悸动
眼前亮了一片天心
灿烂迷乱了我的心

五
春风微笑着
我感到了温暖
春风吻着我的眼
我感到了甜蜜
这是流星的璀璨
这就是昙花的艳丽

六
春风
在我眼中演绎浪漫
都因有你
在我眼里挥洒诗意
都因有你
默默守望
不曾改变的方向
都因你
而一往无前的风

□ 刘刚

二月梅香

春寒料峭的山坡
你悄然爬上了春的眼角
乘着剪刀似的春风,裁出一瓣一瓣艳丽的红

二月开放的梅花
写满一树春天的日记
我驻足在你面前
浑身与天空一样明媚

小院里,密密麻麻地
响起迎春的鞭炮声
一树精灵
被震醒得格外妖娆

素手弄枝,惹来一袭暗香
看笑靥朵朵
幻化成翩飞的蝶儿
二月风中,饱染春的气息

□ 吴波

芦笙声悠扬

1

“轮告轮、轮、轮告轮、轮……”

疫情解封后的这个中国年,城乡一派欢腾。各处充满地域色彩的民俗活动如期举行,异彩纷呈。彰显着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大国正走向复苏、走向崛起。

正月期间,我跟随朋友来到他的老家剑河县岑松镇上岩村观赏当地民俗活动——跳芦笙舞。人还没下到村口,悠扬浑厚的芦笙曲调已飘过山梁,回荡在村庄上空和行人心坎上了,让人莫名亢奋。

村口山坳上,一向岑寂得只有几只阿猫阿狗在嬉闹的篮球场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只见几个鼓着腮帮的山民手擎芦笙神情专注地吹吸着,身段也随着音律而尽情摇摆。一群身着盛装的苗家少女踏着欢快的鼓点舞蹈翩跹,外围的小伙子们也舞得神采飞扬。更有趣的是堂中那几个刚从酒桌上下来的老翁村妪,摇摇晃晃地手舞足蹈,状如济公,醉态可掬。

四乡八邻的游客络绎赶来,古朴的上岩村沸腾了。

2

“轮告轮、轮、轮告轮、轮……”

千年跳一舞,一舞跳千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连《诗经》都这么写了。

苗族没有文字,一部苗族祖先蚩尤战败中原后被迫销往西南山陲的迁徙史,只能靠苗族的古歌口口相传。如今,苗族妇女盛装上那些精美的刺绣,

(一)

上世纪初,在贵州高原凯里这个山城小镇,陈家有三个如花如玉的姑娘,一家养女百家求,陈家无疑是受人垂青、媒妁纠缠的。

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唯独三小姐有个性,不管是地主老财、资本富农、国民党军官,她都不嫁。她要追求新思想、新文化,走求学之路,独闯天下。

她就是我爸爸的妹妹,我的三嬢陈筠女士。她生于1924年,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演员、译制片厂配音员,离休老干部。解放后,就一直住上海。因在姐妹中排行第三,我们称她三嬢。

三嬢出生时,中国正处大变革时期。三嬢只有一岁零九天我的爷爷就因病离世,我的奶奶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做些小生意和手工业,在凄风苦雨中,把四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嬢就是在这样艰苦岁月中,在凯里生,在凯里长。

奶奶常说:“那时你们三嬢在家里最小,但心最野,胆最大,心比天高。她不像两位姐姐能帮我操持家务和活计。遇到喂猪、洗碗、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她总爱逃避,就喜欢唱唱跳跳。”

三嬢在凯里上小学时,就特别聪慧。她长得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白皙的皮肤,甜美洋气,能歌善舞,已经显现出自身的文艺细胞。但是奶奶不喜欢姑娘家太抛头露面。她常说:姑娘家,应该矜持致本些才好,太活络,疯天舞地的,大人不喜欢,婆家不好找。

1937年,正是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入侵,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凯里这个弹丸之地,山高路远,人稀林密,消息比较闭塞,小镇依然守着平庸和落寂生活。

那时凯里只是一个小镇,属于炉山县管辖,仅有小学没有中学。三嬢要好的女同学中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小姐,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些新思想、新信息。她们决定绝不在山沟里待一辈子,邀约准备去省城贵阳或都匀市上中学。当时,因为家境不是很好,加上奶奶思想比较守旧,她们的计划没有实现。三嬢只好就近到离家30公里的炉山县城的中学就读。

(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局势恶化。1938年初,民国政府为了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和文化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受命迁往昆明。据《南渡北归》记载,第三批“湘黔滇旅行团”,

无不雕绣着一个民族的图腾,一针一线总关情。缓缓挪移的舞蹈,则是他们千百年来迁徙的脚步啊,筚路蓝缕、苦难深沉。其间有一个动作是华丽地转过身来,左右脚往返踩踏,频频回望,兴许是蕴含着对中原大地无比的眷恋吧。

斗牛、招龙、踩木鼓、跳芦笙……这些张贴着地域标签的民族节庆活动,一直流淌于苗族儿女的血液里,有如胎记,情有独钟。而从他们酒气十足的嘴里唱出来的那些粗犷高亢的苗族飞歌,余音绕梁、荡气回肠;清脆悠扬的马郎情歌,则优美动听、勾魂摄魄;声调平缓地围炉酒歌,亦是直抒胸臆、诉尽衷肠。

舞也罢、跳也罢,歌也罢,吼也罢,无不都是在找寻一处情感宣泄的闸门,释放心中郁积的块垒。宣泄出来了,血脉舒张了,心便通透了,幸福指数也上来了。

用他们的话来说:给个主席当也不干了!

3

“轮告轮、轮、轮告轮、轮……”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大疫封控三年,让这些早已衣食无虞的人们憋闷得太久了。去日苦多,不如及时行乐。

你看,那些终日埋头于车间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加进来了,银饰铿锵,翩翩起舞;那些长年奔走于工地间的农民工加进来了,衣着时髦、豪迈奔放;那些终年独守寂寞的空巢老人加进来了,童叟吹笙、婆媳共舞;连那些一向矜持的干部、商人、学生以及尚未涉足过的游客,也纷纷加了进来……

过年了呀,就该抖尽尘世间一身的烦恼,开开心心、酣畅淋漓。毕竟,漂泊可以很久,花开只有这一刻。

然后,该干啥干啥去,带上这些美好回忆,去温暖无尽的岁月。

□ 陈雪梅

我的三嬢

珍妃等。在剧专毕业公演时,她在张骏祥导演的《小城故事》中主演柳叶子。这时,豆蔻年华的三嬢,表现十分活跃和出色。这是三嬢在良师指导,展露演艺才华的芳华年代。

1947年,三嬢由艺专毕业,进入中央电影企业启明电影公司。在《鸡鸣早天》中担主要角色。1948年初她再转入中央南京电影厂拍了一批电影。如《乘龙快婿》《终身大事》《再相逢》等,在上海滩反响很大。这一时期,是三嬢在电影事业中最红火的年代。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原抗战时期的新四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由此产生解放军苏南军区文工团和苏北军区文工团。1948年苏南军区文工团在无锡招收部分剧专进步校友,三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苏南军区文工团的一员。其间三嬢在《赤水河》话剧剧中担任主角。跟随部队做解放前夕的宣传艺演。这是三嬢最难忘的一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据当年比三嬢年龄小的战友说:解放前夕,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很多中共党员被逮捕杀害。三嬢那时还很年轻,曾冒着生命危险,到他在上海北新泾的家里,通知正在他家里开会的地下党,及时秘密转移。

解放后,三嬢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译片组从事配音演员的工作。她在八年间为几十部外国片配音。其中有12部影片担任主要配音演员。如《党证》《巴甫洛夫》《伟大的十月》等。

1958年,三嬢重回上海电影厂剧团工作。参加了由陶金导演,与乔野、林彬、苏曼意、路明等演员联袂的《热浪奔腾》,在剧中扮演了朱凤仙一角。还参加了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海上花园》等的联合演出。

改革开放以后,三嬢重回电影剧团。1978年参加峨眉山电影厂《并非一个人的故事》的拍摄,在片中饰演了图书管理员。1983年参加《杜鹃声声》的电影拍摄,饰演陆母。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此后,三嬢因为身体原因,息影至离休。

三嬢除了从事戏剧、电影、配音等演艺表演外,还热爱影评写作。在电影专业杂志《大众电影》《电影评论》上经常发表影评点评赏析,如《张瑜、郭凯敏表演侧记》《张瑞芳谈表演》等文章。

1984年三嬢光荣离休。但她仍笔耕不止,撰写诗歌散文,寄情丹青,有好几副国画被电影家协会录用于《影人画册》。

(四)

三嬢离休后,我先后几次接她到南京小住,或抽时间去上海看她。老人对家乡的思念和情结,念念不忘凯里。她说:1958年接受一部反映苗族人民生活的故事片《苗家儿女》的主演A角。在广西大苗山拍摄外景时,被当地如同家乡凯里清水江一样清澈的天然环境所陶醉,情不自禁地到河中游泳。四月乍暖还寒。由此,自己患上重感冒高烧多日不退,只好由B角替换A角。谈起这次失误,她表示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离休的日子里,三嬢一直想用余热为出生于苗族地区的家乡做点什么。于是她多次往返于贵沪之间。记得1994年,三嬢这时已入古稀,回家住了半年多,想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或创作、或宣传。

她走进苗寨台江县参加龙舟节活动,参加凯里农历六月十九爬香炉山的苗族对歌节,听取苗族青年男女唱山歌、对飞歌、摇马郎的内容,还到凯里的周边苗寨去采风,到州、市有关部门交换苗族文化、商榷电影表演艺术。

三嬢她从小立志高远,一生追求独立自主,自强自立,坚持走自己选定的演艺之路。她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地学习充实,尽力完善了自己的人生,活出了女人的自信和高雅。

1994年12月24日的《凯里报》刊登的文章称“陈松筠女士这些辉煌成就,使她得以载入《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这些成就对于一个在战火纷飞年代就从山沟走出去的山妹子来说,简直遥不可及,但陈松筠女士都一步一步地做到了。”大家都称她是“山沟飞出的金凤凰”。

我的三嬢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和获得过什么大奖,但她热爱电影事业和执着追求演艺事业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和改变。她像一支蜡烛,默默地燃烧,为了演艺事业奉献了一生。